

第三章 松月波攜酒玩芳菲 石蓮峰賞花遇梅柳

朗磚自離繡嶺，竟望龍湫而進。一路雲山飄渺，煙水蒼茫，小鳥呼林，青猿嘯樹，歎曰：「數十年水色山光，依舊是本來面目。老僧秋霜滿鬢，十分慚愧溪山也。」既至其地，即認定石生。遂覓一所茅庵住下，喜曰：「明珠在握，老僧不負此行，我欲完我因中幻，他更有他幻裡因。這一回傀儡登場，待老僧提清線索，搬演他一本佳人才子的風月奇傳。知音者不要道異誇新，充耳者也不要眼瞅口唾。大眾觀場不須性急，只剎那頃，鑼鼓便敲將來也。」

時值春季，一日，石生曉起過雲影家。雲問：「今日為何起得這等早？」生曰：「不識何故，昨晚一夜不曾合眼，等不得天亮起來，沒情沒趣，到你這裡來走走。」方言時，松濤亦至。雲曰：「好心齊，我又不請你吃早酒。」松曰：「今日的請帖不勞你發，有個現成東道了。」生問：「誰是主人？」松曰：「昨聞郊外召我園萬花齊放，動了遊興，特來相邀。小奚挈榼等在門外，蓮峰好湊趣，不約而同。」雲曰：「他說晚上睡不著，想是有些心事，此東倒也恰當。」松曰：「這後生傷春了，我替你解悶。」言畢，便教出門。雲曰：「大清早空著肚子遊春，我不吃空心酒，等收拾早飯吃了去。」松曰：「好婆文！早飯有處吃，包不餓壞你。」

三人攜手同行。將及里許，進一條小巷，彎環屈曲，生曰：「這所在從不曾走過。」望見臨了一家，朱扉外繞著綠水，粉牆頭罩著紅杏，庭內一架鞦韆彩索隨風飄蕩。行到門外，松、雲忽立住，生問：「這是誰家？」雲曰：「這是青樓論癡院，裡面有兩上姊妹：一名柳絲，一名梅萼。姿容妙麗，兼有才情。追歡選勝，少不得他二人。進去招他們同走。」

說猶未了，這院內有個小廝，名喚扶芳，開門出來，見了松、雲是來過認得的，便叫：「松相公們，怎麼不請進裡面去？」松問：「梅姑娘合柳姑娘都起來梳頭沒有？」扶芳云：「到這時候，絕早起來妝扮，兩個同出門去了。」松曰：「胡說，黑早往哪裡去？」扶芳云：「我敢騙相公？鐵哥兒管著房門哩！」雲曰：「不依我，掉下早飯了。」

鴛兒聽見，也出來說：「相公怎麼都站在門外說話？他姊妹兩個委實才出去要子去了，早來一步，敢還看得見。」看見石生，定著眼，嘴裡輕輕念道：「好個俏模樣兒！」松指雲曰：「都是你打房門旋，耽擱工夫誤了事。」雲曰：「走罷，好掃興！」松曰：「蓮峰出兵不利，頭一次就劫了個空營。」生曰：「兵法搗虛，云胡不利？」

既到園中，見亭台錯落，花木參差。虛樓下回抱虛廊，曲徑傍周遭曲檻。芳池碧沼，行來卻借小橋通。錦幃翠屏，到處齊將香塢繞。和風吹片片，扶不起架上茶簾；晴日照融融，開遍了欄邊芍藥。千歲桃，三眠柳，傍綠偎紅；君子竹，美人蕉，交枝接葉。風流草，帝凌霄，提木筆書天；富貴花，王含笑，賭金錢匝地。杜鵑放而倩女魂銷，海棠開而玉環夢醒。鶯聲燕語，自在清歌；蝶亂蜂狂，天然妙舞。似季倫之梓澤，較勝芳菲；類摩詰之輞川，更饒濃豔。

方在玩賞，忽有一蝶彩衣翩躚舞入花林。生持扇逐之。轉入花屏後，見一女子在池邊照影，手整雲鬢，即便立住。其女抬頭看見石生帶著笑臉，便與生拱拱手。生暗忖：「必是院中所訪之人。」回到花亭上，向松雲：「你方才要劫營，這園中有個煙花將埋伏在亂香深處，快去擒來！」

松曰：「待我去看。」趨入後邊，見是柳絲，喜曰：「躲得好，卻被後眼瞧破。」柳曰：「剛見一小後生是那個？」松曰：「就是我時常說的三盟弟。」柳云：「哦，這就是石三郎麼？」松云：「如何？」柳絲點點頭。松問：「怎麼只有你一個在這裡？梅丫頭呢？」柳曰：「輕嘴！」松曰：「重了怕壓壞他。他在那裡？」柳曰：「起來得早了些，到這裡和他鬥了一回草，在夜合花下靠著太湖石打盹哩！」

松濤悄悄走到跟前，見梅萼淡妝雅態，倦倚湖山，綽是媚人。輕輕閃在背後，取一草心，掉過手向粉鼻內微微一旋，梅萼猛地一個噴嚏，柳絲拍手大笑。梅云：「我怎麼竟睡著了？不叫我聲，到來調弄人！」柳云：「倒是我調弄你，讓我賭咒，調弄你做你家孫兒。」松濤躍出來撲柳絲。梅驚云：「是幾時來的？悄沒聲嚇我一跳。」松云：「家裡閒著被窩，躲在這裡睡覺，要我們尋不著。」柳云：「他們說的石三郎今日也在前面。」梅云：「我正要物色物色他。」松曰：「今日邀他來看花，有個薄東擺在亭子上，屈你二人坐坐。」梅云：「菖蒲花難得開的，怎好叨擾？」

二人轉到亭上，松向生云：「你教擒一個，我擒了一對來了。」雲曰：「方才到你家撒了個空網，好不沒趣，誰知你們先在這裡等了！」指生向梅、柳云：「這就是盟弟石蓮峰。」梅覷生云：「月車郎不期而遇，沒有帶得果兒來，怎好？」

石生初傍溫柔，不禁二妓低鬟偷覷，反覺羞澀無語。松曰：「蓮峰放老氣些，抬起頭來，索性讓他們看個飽。」生曰：「花魁在前，自覺形穢。」二女含笑。

酒過數巡，雲曰：「座中冷落，等我行一令。」松曰：「且慢，先讓我行個流星趕月，大家吃幾杯，再讓你來！」生曰：「阻他的令，先罰一杯。」松曰：「該罰。」即舉大杯自斟，雲奪住曰：「好便宜，我倒怨你，就依你行。」遂將酒斟齊，連飲數巡，杯到梅萼，梅云：「這個急三槍來不得了。」松濤催起板來，梅云：「讓過這一杯罷。」松曰：「不能。」梅立起，持酒向生云：「石相公借一杯。」生方欲接，松濤隔住云：「蓮峰不害羞，誰敢借？」柳云：「不過一杯酒，受人挾制，就乾了罷，要醉也用醉，說不得。」雲曰：「還是你爽快。」

梅萼一飲而盡云：「松相公好狠。」柳云：「你這樣重他，他背地裡叫得你好聽哩。」梅曰：「由他呼牛也得，呼馬也得。」松曰：「不錯！一般都是被人騎。」雲曰：「馬背不如牛背穩。」梅曰：「雲相公，你也看他的樣。」生曰：「籠碧好起令了。」

雲曰：「我的令要古詩一句，內帶筵上一物，又要合著園中時景，行遍了搜令飲酒。」松曰：「就來，只是要認定一物，然後念出詩來。不許詩兼二物，也不許詩異物同。」生曰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松曰：「還有句話，不論詩詞歌曲。」雲曰：「這卻不能。」柳曰：「讓他些罷。」松曰：「還是你寬。起令的先來，要順行，第一是蓮峰，我收令。」梅曰：「石相公底下是我。」雲曰：「蓮峰快哉！」松大笑。柳曰：「開口慣教人捉錯。」梅曰：「我是無心的。」松顧柳曰：「你倒在我的上面。」雲、石亦大笑。

梅曰：「不要攪場，又阻住令了。」雲曰：「我先認了雞。」松曰：「詩來。」雲曰：「杏花啜喋青頭雞。」松曰：「先錯起，這偏是只白母雞，怎麼說他青頭！罰了一杯，我替你說個『翠羽花冠碧樹雞』。」生曰：「我認的雞，『紅白低枝拂酒杯。』」松曰：「石相公底下的來。」梅曰：「到我了，怎麼處？筵上有的尋不著詩，詩上有的又合不著景！」

柳曰：「我教你認了魚，這魚很肥。」梅曰：「我就認了魚，『桃花流水鱖魚肥』。」松、雲齊向柳曰：「多嘴！該罰不該罰？」柳曰：「罰則不甘，要我吃就吃一杯罷了。」飲畢曰：「我認了燕窩，『燕蹴飛花落舞筵』。」松曰：「好吃的都搶去了，這一味豬舌沒人睬他。其名不雅馴，斯文難言之。我偏認了他。」柳曰：「詩來。」松曰：「沒有詩，《戰國策》一句『舌在足矣』！」合座大笑。柳曰：「這舌是什麼舌？」梅曰：「還是你口裡的，還是這盤內的？」松曰：「倒是你的長舌。」向雲、石曰：「我不過少個『豬』字。」指柳云：「他方才那窩兒也藏在底下。」柳曰：「你單找著我。」雲曰：「若罰酒，就便宜了他。只要他說過，我們且吃個冷落杯。」松曰：「這一句不作數，方才的『翠羽花冠碧樹雞』難道也算不得？」柳曰：「不許詩異物同是誰說來？」生笑曰：「真真為法自斃。」

松曰：「不要忙，待我看看，雞鳴了，鴨還睡著，換他句《西廂》，『嫩綠池塘藏睡鴨』。」梅曰：「這一句倒換得好。」松向二女曰：「令完了，把衣帶放鬆些！讓他這青頭雞好搜。」柳曰：「你也該說夠了。」雲曰：「我詩中暗藏一種名花，一樣顏色，梅姊的有名無色，柳姊的無色無名。」指松云：「你的有色無花，蓮峰花名不見，顏色又重。」大家照令飲酒，松曰：「你這『青』字是單詠雞頭的，與杏花無涉，這雞頭便讓你啜了，也該喝一杯。」眾各飲畢，起行花下。

生顧二女曰：「人面與花容竟媚，使人應接不暇。」梅曰：「此花豔，驚郎醉目也。」柳絲折取玉樓子一枝，笑向石生索詠，生轉讓松、雲，松曰：「不要推人，辜了他來意。」遂令小奚展箋，石生迅筆書成一律：

半若瓊瑤半若簪，古今人見辨分難。

三春香散風情好，五夜光浮月色寒。

玉樹無塵誠可愛，雪英有影最堪看。

幾回獨倚闌干外，疑是枝頭帶佩珊。

詩成，二女相對色喜。持酒斟杯進生曰：「詩凌元白，字壓鍾王，夙慕錦心繡口，果然名下不虛。」生接杯曰：「興來書自聖，醉後語尤顛，不要見笑。」雲曰：「昔日李供奉沉香亭醉後賦詩，帝使太真捧硯，為千古文人豔羨。今日召我園石蓮峰得句，僥倖二美捧觴，可續前人佳話。」松曰：「局面雖像，只可惜這詩是吃了李太白的尾巴骨做的，有些屁氣。」眾皆大笑。生曰：「闍奴曉得什麼？快替我脫靴！」諧謔半晌，復將酒餚移近花下，席地而坐，追歡竟日。忽暮雲冉冉，細雨空濛，遂一同攜手出園。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